

那一隻隻的吳郭魚

民國一一〇年五月十五日

天氣晴（不知還要寫多少次。都快忘記雨水的味道是什麼了。）

「過了一夜，世界不知道又會變成什麼樣子。」

我今天想起那一隻隻的吳郭魚。

上次清明連假回家，我和她散步到在竹東市場旁的舊橋上。我們望著底下河裡密密麻麻的魚群，數量極多，每隻摩肩擦踵的擠著、爭著，甚至不惜讓自己半截魚背都裸露於空氣，而不是水中。河道旁舊鐵皮屋的排水管落著單一的水聲，啪搭啪搭的響著；牠們爭先恐後（我仍納悶牠們究竟在爭些什麼），推擠而噴濺起的規律水聲，也同樣啪搭啪搭的響著。

「這些是吳郭魚吧？」

「應該是吧。」

「隨便啦。反正好噁心。」她用力地點頭同意我的話。

究竟為何在臭氣熏天的骯髒裡，還有生命依舊能夠繁衍不息？

「反觀人類卻這麼脆弱。」我在心中喃喃。腦中塞滿了新聞的畫面，揮之不去；它們不停的轉動，像台放映機不分日夜地播放著——

在那東部的鐵軌上、臨海的隧道口瀰漫著揮散不去的血腥味、一輛被撞得支離破碎的火車，和一個個也被撞得支離破碎的家庭。還有那好多無辜、脆弱又渺小的……

生命。

悲傷一時之間堵住氣管，總覺得抽不進空氣供給軀體。明明和罹難者沒有任何連結，但只要一想，如果是我周遭的人遇到了這種事情……。同理與易感之心，似乎還是主掌了過多的情緒。可能不大好，但我仍堅信，這份柔軟的溫度，也是讓世界維持正常運作的一顆重要螺絲。

如果我們都能夠好好記住，是不是就不會再發生這些事？

唉。

我瞥了一眼手機，新聞大大的標題再次用力地捅進眼珠子裡——「本土病例單日暴增 180 例」。人類真是如此脆弱、記性又不太好。而那一群不知是否能被稱作「堅韌」的吳郭魚們，在此時竟在我的心河中，拼命又奮力地泅泳著。

啪搭啪搭、啪搭啪搭。

「我就只有一個家。它叫做台灣。」啪搭啪搭、啪搭啪搭。

我好喜歡它。也以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為傲。真想讓世界都知道，我的家鄉有多麼棒！

去年它做到了。

和對岸的距離，明明只有一個海峽。照理來說，在面對疫情的猛烈，結果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但，它卻挺住了、它英勇地守住了！而我堅信著，它這次也會挺過危機、那個目前我們遇到在對抗新冠肺炎的最大危機。

「我們要對抗的不是人、而是病毒。」

或許我們都要承認，在前些日子裡都有些鬆懈、忘了這巨大的敵人有多麼可怕及難纏。口罩戴不住、心也焦躁不已。今早一看到新聞，就馬上問姊姊從台北回新竹了沒；公布遠距教學的消息後，我馬上打給媽媽。「好啦，處理好事情就得趕快回家。」她的聲音當然不免透露著擔心，但也努力保持正常。我有些鼻酸；還有，在科工館的票閘口和他說再見的時候，我更用力、更深刻地將他抱緊，不敢想像下一次的見面，會不會變得遙遙無期。

我好不安。我可能會好些日子再也見不到我所愛的人們，甚至有可能永遠再見不到。雖然有些誇張，但，昨天的我也壓根沒想過，台灣會有單日本土 180 病例的一天啊。世界的變化總是跟不上我理解的速度。而那害怕與不真實感正奔竄至全身——

會不會明天一覺起來，台灣也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台灣？

希望真的能把力氣留在對抗病毒，而不是製造更多不必要的謾罵、仇恨與對立。我打從心底地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而那一隻隻的吳郭魚仍密密麻麻地在那骯髒的河裡，奮力地生存著；但我們並不是身處那條臭河中，而是在這

麼美麗的土地上，有那麼棒的環境及善良的人們，應該努力地活出更堅挺的模樣吧。還有那太常被使用因而忘卻、但也是現今最渴求、誠摯的祝福——

願我所愛的人，都能平安、健康、快樂。

後記：生活在這塊島嶼上的人們。雖然不是很多、也會犯錯；但他們很有力量，是多麼可愛和善良。他們會互相幫忙，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家。

我一直相信。

我一直都會如此相信。